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五十六回 愛婢殉情韻蘭捨己 巧妻伴拙大寶還陽

卻說秋鶴急問龍吉，龍吉道：「佩纒姑娘死了一夜，姑娘請韓老爺立刻回去。」秋鶴、伯琴、毚士均吃一驚，急立起來，問佩纒怎麼死了？龍吉道：「前夜姑娘送佩姑娘回來了，他整整哭了一夜，一粒米都沒有下口。昨早姑娘同白姑娘、餘奶奶許多人用盡方法，哄他吃了半碗稀飯。再三問他為什麼，他咬牙切齒的，又痛又恨，並不說恨誰。後來姑娘等來吃喜酒，他乘間吃了一盒生鴉片煙，一個人都不知道。直等晚上姑娘回來，看見他面色改變，問他只是哭，反勸姑娘許多話，說富貴家男人，多不是好人，我看韓秋鶴也未必可托。我伏侍姑娘將三年了，蒙姑娘待我親姊妹一般，這個恩典只好來世報答了。我死之後把棺材替我浮厝在月仙姑娘墳上一個月，棺橫頭空一小洞，我這冤魂，還要出世尋人呢。這都是佩姑娘的話，姑娘也疑不到他吃鴉片煙。一過半夜，佩姑娘非惟不吃粥飯，連說話也低了，忽然又喊起冤枉來亂滾亂爬，姑娘等一夜不睡，到天明竟剩一口氣了。姑娘急請曹醫生來，方知道吃的生鴉片煙，連忙請洋人來救，說早已不能救了，遂不救而去。姑娘大哭起來，不多一回便死。姑娘叫我來請韓老爺回去的。喬老爺、舒老爺都在那裡。」秋鶴聽了便急喚車，回到綺香園，只聽華■仙舍裡一片哭聲。介侯、友梅、仲蔚也在那裡試淚，月紅更哭得慘傷。秋鶴禁不得淚珠如線，見了韻蘭便說棺材呢？韻蘭滿面淚痕，說道：「已托介侯差人辦理去了，他幫了我兩年多，我的事無大無小，都是他替我關心辦理得妥妥當當，真是我一個得用的人。現在抱怨慘死，我已沒有報他，你只去替我一切喪事從厚，衣衾棺木須不惜工本，弦現在端整一萬兩銀子，都要在喪葬事裡用完。依了他遺囑，暫厝在月仙墳上，過一月再葬到蘇州七子山去。你也替我盡些心，不要給人剋扣了。這些話，我都已吩咐他們了。」說著，又哭。秋鶴勸了一回，說：「你身體也要保重，外邊的事，我來替你辦妥。」言畢出來到賬房裡，卻是第二進新造的大廂房。遂與介侯、仲蔚、友梅議論喪事。秀蘭也來說道：「他雖曾失身於前，也是萬難之勢，卻能懷貞於後。譬如聖人亦有過失，但能痛悔改去則佳，所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也。只好按著姑娘的禮殯殮，我現在擬了一片細賬，你們看著商議商議。」介侯辦事最精，把賬一看，說：「諸色妥當，只有七星珠，大的恐怕難辦。」仲蔚道：「伯琴舖裡，昨日來了一個珠客，帶了一包珠子，有十四粒極圓極大，據客人說照精本要三千五百銀子，買他七粒，只要二千銀子，你們要，我便去取來。」友梅道：「好極，橫豎衣服棺木都要到你們舖子裡辦的。」仲蔚去了，這裡介侯又商量要一個孝女才好，秀蘭道：「就叫月紅扮孝女。佩纒死後，月紅最苦。說阿姊姊夫死了，佩姊姊處處把我帶來帶去，我的命苦，帶我的人又死了，我本活得不快樂，同佩姐姐一起死了，去見姊夫阿姊罷。幸虧我們的紉芳處處護著勸他，他還哭得要死。」秋鶴道：「妙極，他本來有姊姊的孝服也不要緊。」一時紉孝彩的都來了。華■仙舍及外邊會客廳，都紉起青白兩色細彩來。是晚，秋鶴不能回到靜安寺，便與仲蔚談起蘭生說：「誣雖一時誣過，從今你只算在蘇州不能出場了，將來究竟如何呢？不要蘭生真個有意外之變，失足落水。」介侯道：「若果落水，三四天就知道的，且再等幾天，老世伯靈柩回來後，再行斟酌。」秋鶴、友梅點頭，一宿無話。不過二十四個老尼，蓮因領著，又有四十九個僧人在外面會客廳唸經，延秋樹亦結燈彩，專待女客。原來珊寶嫁後范文玉搬了過來，住在珊寶房間，棠眠小筑空閒在那裡。到了次日，請燕卿來做銀錢賬房。過了午刻，一具獨木香楠抬了來，秋鶴問價，仲蔚道：「我和佩纒在燕卿那裡遇見之後，後來一向要好，我就孝敬了他罷，但是不好說送的。不過工匠費事，你們就把一向寄棧的租價同公價，送他一百金罷！」介侯道：「你這樣做人情，佩纒的一萬金用不了呢！」仲蔚道：「不要說用不了，你看這篇衣服珠飾賬，還有將來葬事。」秋鶴把賬一看，連七星珠共開了五千八百三十七元。介侯向仲蔚笑道：「可打個八扣，我們喪房裡也可到手千二。」燕卿笑道：「我還是內賬房，一人要到六百呢！」說著只見侍紅過來，叫秋鶴去一回。秋鶴回來，燕卿問他何事，秋鶴道：「兩只漢玉生肖碗裡，韻蘭說要放珍珠粉在裡頭，問我賬上可曾預備，我說早已預備好了。可惜我身上為這個老東西，欠了許多債。韻姊姊若肯把我青眼一看，我便出頭子。」介侯道：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燕卿道：「你又聽了什麼新聞了？」介侯道：「我不是打謊，是秋鶴和我說的，韻蘭想照應你呢！」秋鶴道：「就是佩纒和我說的，那天韻蘭聽得你母女相爭，便說園裡的姊妹，日少一日了。別人來了，就是住家，恐怕不合意。明年春間，想重新要請燕姑娘住到園裡，欠的一千也不要還了，開銷日用都是我來。還給一二千金添補些衣服，這是韻蘭親口說的，還叫佩纒且不要和人說。現在佩纒雖死了，沒對證，大約這話不是虛的。」燕卿聽了，眼圈兒一紅，友梅連忙把別的話岔開。這一天別無所事，不過有幾處舊時姊妹探喪的人來。霞裳奉了許夫人之命，也來探喪。將午眾客中來了一個生客探喪，禮單上寫著任金和拜四個字，去問韻蘭，大家不知什麼交情。秋鶴看他年紀約二十歲，倒也齒白唇紅，衣裳楚楚，因和他攀談，方知是佩纒舊日的鄰居。言語雖不甚雅，人卻玲瓏循謹。問他貴業，卻訥然說不出來，他吃了飯便去了。次日殯殮，任金和一早就來，居然哀哀哭泣。入殯後，志志誠誠，磕了四個頭。還跟送到墳上去磕頭，大家稱異，疑是佩纒失身的人。姑且不表。是日士貞的靈柩也到，秋鶴更加忙起來。坐了馬車往來兩邊先去接了士貞的棺，送到顧府，再到綺香園送殮。送殮已畢，又到顧府安排停，又回園送殯。佩纒棺後，果然空了錢大的小洞。是日送殯的約有一百餘人。月紅扮了孝女，哀哭步行。兩邊看的人不可數計，也有少年游手輕薄尋春的，都說綺香園一個婢女，如此排場，棺材裡個東西，一個人得著，已是算富翁了。此回送殯婦女最多，且園裡的人，大都絕色。韻蘭等坐在轎中，都穿了白衣，真是一身縞素衣裳，越顯得粉裝玉裹。前面也是旗鑼喪牌開道，樂工鼓手，道士僧尼，所有路上已預先請了照會。又以重價招了二十四個水手護送。大吹大播，奏著西樂，一路到了南門。墳上早已預備八只大缸，顛倒合著。三聲炮響，鼓樂哭聲大作。便把靈柩停妥了，方才墓祭。秋鶴先吩咐墳丁妥為看守，便重到顧府來，已是上燈。忽見知三也在那裡，遂相見了。問幾時來的，知三道：「到此已兩三點鐘了。這一個月裡本應接印，我想暗暗的玩幾天，所以告了半個月病假。若玩得有趣，再去續假。」秋鶴笑道：「聞老父台的官聲甚好，現在一路福星又要照此地，可喜可幸！」知三等皆笑了。因又談起蘭生及士貞的事，知三搖頭道：「剛才毚士和我說了，我也看見報上，但是你們瞞天謊，作何了局？」秋鶴歎氣不言。伯琴道：「剛才知三在此下淚，說和蘭生最是知己。豈知特意來申，不能相見。士貞老伯真個死的已是可慘，所以知三哭了一回。今日姻伯母，又來追問我，說仲蔚尚無回信，明日只得叫仲蔚寫封假信，說到天平山去看楓葉呢。不知看完了楓葉，再看什麼？」介侯道：「可再到元墓去看梅花，橫豎要明年春裡回來了。若再展期，索性說荷包村看荷花罷！」眾人聽了，都笑起來。毚士道：「人家難過，你們說笑話。」介侯道：「楚囚相對，笑笑也是好的。」秋鶴因向知三笑道：「你貴相好在那裡等你，今日也做的賬房，你明兒便去看他。」知三道：「伯琴也都和我說了，我不過做了一年官，綺香園裡只看韻蘭的光景，好似要幾千年的興旺爭著下去。豈知暗中消散，這些姑娘死的死嫁的嫁，出去的去，現在佩纒又是不得善終。人事滄桑，一年一變。想著前時的熱鬧，看看現在的淒涼，心裡頭不知怎樣說不出的難過。明兒你和我去看燕卿，我留著些百姓的脂膏，要去送給燕卿。」秋鶴笑道：「不如你自己的脂膏，送他更好。」伯琴等又笑了一回。這晚伯琴、毚士、友梅、介侯皆回去，秋鶴與知三對榻而睡，娓娓談心。講到天亮，大家方睡去。十點多鐘起身，伯琴又來了，持了仲蔚的假信，去搪塞許夫人，說恐怕要二十邊才回。許夫人無可如何，只得罷了，天天守著靈前哀哭。

且說三人到燕卿那裡來，燕卿接著自是歡喜。彼此談了一番離別後的話，燕卿脈脈淌淚，伯琴笑道：「人家特來看你，你請他飲酒呢，還是飲淚，請他聽歌呢，還是聽哭。」燕卿道：「不與你相干，你不要聽，你去！」伯琴笑道：「你逐了客，想要做什麼？」燕卿道：「你莫管。」於是點菜請客，仍是仲蔚、毚士、友梅、介侯原班好友聚飲，都是帶的清信入局。秋鶴記著韻蘭，思念佩纒，未曾終席，先回去了。到了幽貞館，見韻蘭坐在小醉翁椅上，無精打采的淌淚，文玉、秀蘭在那裡勸，見秋鶴來了便道：「解神星來了，你來解勸解勸罷，我們勸了好一回呢，要去了。」說著便一同走了。韻蘭只說常來逛，口雖說，並不立起來送，秋鶴反點了燈送他出來。二人略問問蘭生的事，秋鶴又把知三來的話，告訴一遍，二人遂去。秋鶴進來，伴馨接著說：「姑娘到春影樓去了，叫你上去。」秋鶴看錦香齋門前西廂房裡，設著一個佩纒的靈座，一個位，一個銅磬，一盞長命燈，錫台上點著兩枝綠

蠟，掛著一軸喜神，覺得靜悄悄的淒慘萬狀。另招一個更夫同兩個老媽子守著，就臥在那邊，停一回擊磬一下。秋鶴因問月紅，伴馨道：「不多一回在這裡哭，仍要和佩纓姊姊一同睡。姑娘看了更加難過，因紉芳姊姊也歡喜，他叫侍紅送到寒碧莊去了。」秋鶴道：「齊月呢？」伴馨把嘴向後面努著，輕輕說道：「挺屍。」秋鶴道：「賬目清楚了麼？」伴馨道：「文玉姑娘方才算結清楚了去的，姑娘自己還校對一回。」說著，只聽樓上喚，秋鶴遂走上去，韻蘭坐著道：「什麼和伴馨說不了的話？」秋鶴道：「我問問月紅同賬目。」韻蘭道：「顧家事完了，幾時了？」秋鶴道：「完了好久了。」韻蘭道：「可有僧道？」秋鶴道：「士貞遺命，不許僧道的。」韻蘭道：「我們不要管他，我要十二個和尚，在會客廳上拜懺，拜到十三回煞。以後，每逢七期，拜一天經去，定好了佩纓死了，真個折了我一隻臂，現在什麼事，色色都要我費心。想起從前無論什麼事，我不說不交代，他已先替我做法。當時我受福不知，現在方曉得以前的受用。但是我已經怕費心慣了，這幾個丫頭裡頭，一個休想能及佩纓。剛剛徐家母來，說有一個叫阿行姐，也是一筆寫算，領了來，我試試他的字。連侍紅都不及，我也沒法打發他去。要想把侍紅升起來，只是侍紅的壞處在驕傲，我和你商量，你看如何？」秋鶴搖頭道：「用是未嘗用不得，但是不好給他大權，我看上年停歇的珠圓還好。」韻蘭雙目一瞪喝道：「我不要他，你要你用去。」嚇得秋鶴不敢作聲。韻蘭又紛紛墜淚，口中叫佩纓妹妹，秋鶴慌了，只得告罪，說我不檢點，現在想起來，珠圓因傾軋佩纓出去的，果然不能用。」韻蘭慢慢的收了淚，說：「你既然知道，還提起他幹什麼？慍我氣。」秋鶴長揖道：「是我差了。」韻蘭道：「我想現在且教侍紅學學，夜裡替我辦私事，日裡到學堂裡辦公事。不到處你教給他，你下半天同夜裡有公事，上半年沒事，你到我這裡來伺候著，有什麼差遣，或是賬項，或是買辦，或是寫算，不過你太煩勞些，所以我想出一個計較來，叫你夜裡住在伴馨房裡，叫伴馨搬下去，我倘然想著隔夜有什麼事，隔夜便和你說，你上半年，便替我辦了，到館如其無事，你也在這裡吃了飯到館，倘意外有事，不在你功課時候，我便差人來喚你，你願不願？」秋鶴點首便下樓回去，韻蘭遠遠喚道：「明日起搬來。」秋鶴笑應著去了。次日果然搬了過來。知三也到園裡各處逛逛，又在秋鶴館中坐了一回，便要同秋鶴去看燕卿。秋鶴道：「現在館裡新章，除禮拜日終日無事，禮拜六下半天外，我的功課，下半天一點到二點鐘，我看字，五點鐘到六點鐘，我講書，夜頭七點鐘到九點鐘，我教書。所有詩文策論，隨便上半年或九點以後改，你要玩不如到禮拜六下午，我來做個東，請你到坐晚亭看楓葉，好不好？」知三道：「坐晚亭幾時造的在那裡？」秋鶴道：「今年秋裡造的，就在彩虹樓下面，半山之腰。」知三道：「甚好，後天便是禮拜六，我替你去，請伯琴等來樂半天。」秋鶴道：「你把燕卿也帶子來。」知三答應去了，到了後天，秋鶴告訴韻蘭備了精緻肴菜三席，排在坐晚亭。午後知三、燕卿、伯琴、仲蔚、友梅、介侯、賈士次第偕來，園裡是韻蘭、秋鶴、秀蘭、文玉、凌霄、萱宜、蓮因、玉成、月紅共十六人。又有大丫頭侍紅、紉芳、秋香、青雁、琴娘、鶯兒等，月紅現在是不用人了。客已到齊，推知三坐了首席，男客一席，是秋鶴陪，女客一席燕卿為首，韻蘭陪。西首一席，月紅為首，侍紅陪。知三看坐上的人，凋零殆盡，想起上文酒風流，不勝今昔之感。燕卿想著自己飄零憔悴，又想起韻蘭要照應他，不勝知己之悲。席中知三、燕卿，兩人本來最會說笑，今兩人各自傷懷。其餘是更不消說了。月紅還是眼睛腫腫的，所以這個一席酒，覺無限寂寞。亭子下面的秋色，如雞冠老少年萬壽菊美人蕉紫薇，一經霜冷，大半凋殘。幾株芭蕉，也是迷離破碎，敗綠殘青。惟仰首一望，覺山腰百餘株楓樹，正出落得異樣精神。地上鋪著一層落葉，但愁人看了這些樹，覺得秋影淒迷，斜陽黯淡，枝頭紅慘，徑曲黃愁，真是不堪回首。秋鶴怕韻蘭過傷，遂極意的逢迎，行雅令，做詩鐘，仍舊無佳趣。

既而上一道炸黃花魚，秋鶴道：「這樣菜，韻蘭姑娘最愛。」韻蘭道：「要炸透才好。」於是試了一試，便道：「還算好。」知三便湊趣說道：「你們知道魚品麼？」侍紅笑道：「我們不知道，倒要請教。」知三道：「把幾種魚來比幾種女人，頗得貼切，說自己的妻房，比鹹魚家常便飯，雖鹹雖臭，卻是省錢。」眾人大家笑起來了，知三又道：「小老婆比鱸魚，睡了便大。」眾人又笑了，知三又道：「青樓倖人比鱒魚，味雖鮮肥，可惜價大，芒刺骨多；野雞比河豚肥雖肥，怕有毒；偷情好比龍肝，果然極好吃，只是捉不著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龍本來不容易捉呢，你也比得匪夷所思。」知三又道：「尼姑寡婦比鯉魚、鱈魚，吃了罪過。」萱宜、秋鶴只看著蓮因笑。知三道：「自己的媳婦女兒比金魚，能看不能吃。」眾人大家笑起來，說：「這比喻更為切當。」說著只見伯琴出席，眾問：「何往？」說道：「出恭。」說著遂去。燕卿笑道：「說起出恭，我也有一個笑話，你們大家乾一杯，我說。」眾人乾了，燕卿道：「有三個詩人，一個是學老杜的，一個是學寢饋晚唐，一個是做應制試帖體，大家一起出恭，要做詩了，學試帖的先做，說七條嚴婦律，四品蔭妻封。」韻蘭道：「出色，把出字恭字刻畫得精切。」學晚唐的詩，是板閣尿流急，坑深糞落遲，學杜的更好了，說大風吹屁股，冷氣入膀胱。」眾人聽了便又大笑，知三笑道：「煉字的體，我也有兩句，說牆高貓跳撲，籬窄犬鑽汪。你看貓在高牆上跳下來，必定撲的一響，狗鑽在籬芭裡，不能出來便汪汪的叫起來了。」眾人又大笑一陣，文玉道：「幸虧他來，我們大家快活些。」時月紅也不哭了，喜聽笑話，便要請知三再說一個，說：「韻蘭姊現在悶，你多說一個解解他悶。」知三笑道：「有是有一個，要得罪你們，你們現在雖不做信人了，燕卿還在應客，況且不甚雅，不好說得。」燕卿道：「你又編派我什麼？」知三笑道：「我卻說的我自己。」燕卿道：「不干我們事，便容你說。」月紅道：「燕姐夫就說罷。」知三道：「這個笑話，好聽鬆鬆，你們要先喝三杯呢。」韻蘭、秀蘭道：「我只好一杯。」眾人也大家飲了。知三也先飲了一杯，說道：「一個妓女。」燕卿便說道：「我又知道你編派我們了。」文玉笑道：「燕姊姊，總是這樣打斷他，待他說，橫豎不與你相干，我當就是了。」知三又說：「一個妓女死了，閻王怪他狐媚惑人，都是下邊的東西不好。命判官雕挖下來貯庫，妓女放到地獄裡。」眾人聽了都笑起來，韻蘭、秀蘭也吃吃的笑，指知三說：「只張貧嘴，也要割去！」知三笑道：「我本說的自己，又有一個說話的人死了，閻王怪他嘴口輕薄，也命判官把嘴割下來，放在妓女東西一處。後來二人苦苦哀求，便放他回陽，命判官仍舊把東西同嘴，替他裝好。豈知判官粗心顛心顛倒換差把東西裝到頭上當了嘴，把嘴裝到胯下當了東西。後來被巡察神知道，查照閻王更正，閻王大怒，重責判官，叫他速去更換。判官嚇慌，走到陽間，見這個妓女正和客人在那裡相交，污了滿嘴的積濁。」眾人大家笑起來，燕卿笑道：「他還沒說完，聽他講。」知三又道：「判官知道已經被污不能換了，又走去找看這個說笑話的，他正張開了嘴，說笑話給人聽。」說得三席的人大笑起來，說：「這人不要臉什麼都說得出，現在你自己吃虧了。」知三笑道：「我不說你們，都悶著，現在笑一場，吃的東西，都容易消化。」萱宜笑道：「往常席面，總離不了佩纓姊姊，所以格外熱鬧。現在知三伯伯來了，也抵得過了。」蓮因啾著萱宜道：「你又要提起了。」友梅道：「我們再飲兩杯散席罷。」於是各飲幾杯，韻蘭早命於亭口欄杆外面，放一只醉妃活腳西洋軟榻，自己歪著，眾人完了也就散坐。有到山上的，有到梅雪塢的，有從山麓轉過去的。介侯一個人，背著手，由花神祠後面，東望北小徑走至山麓，忽見一隻灰色兔子在草中躍起，向山上東北角拚命而逃。介侯倒嚇了一跳，方欲趕去，只見凌霄另換緊身裝束，手執雕弓，腰插寶劍，帶了一壺箭，從山之北首，向南轉過，繞過來，其走如飛，箭上貫了一雁，見了介侯即把這雁擲過來，說：「你把這雁，替我取去，可曾見一個灰兔？」介侯向山上指著說：「那裡去了。」凌霄遂急急迫去，介侯帶雁回來，看見秋鶴用的丁兒，遂把雁交付了。忽又見萱宜、月紅在假山洞裡草裡蹲著，一手裡拿個筒一手拿一根竹枝，琴娘立在洞外，手捧著兩只青磚盆，介侯因問：「這個時候，還捉蟋蟀麼？」說著，已走到跟前。琴娘搖頭說：「不是，剛才在盆裡走失的。」只聽月紅說道：「在這裡了。」萱宜道：「我來捉。」

話未說完，月紅已捉在手裡，乃輕輕放在琴娘的盆中，紉芳也來了，手中也捧著兩個盆，遂招二人一同到梅雪塢東首茅亭上。友梅也在那裡，遂看開冊，鬥了一回蟋蟀。友梅又與介侯講起今春梅雪塢賞雪這件事，忽一個園丁過來，向介侯、紉芳等道：「爺們姑娘們快去聽新聞佩纓姑娘又重活了！」介侯笑道：「有這件事？」園丁道：「是前日活轉來的，住在西門做外國裁縫任金和家裡，他們送了信來，把我們主子姑娘喜得眼淚出來了，現在都在幽貞館。」友梅、介侯、紉芳、萱宜聽了，便趕過來，月紅連蟋蟀都不要了，由他逃去，盆也打破。眾人到幽貞館，只見老媽子在那裡拆去佩纓的靈台，一個人正在西首懸軒裡，立在當地，告訴韻蘭：「這懸軒即是西式房間，地方甚大，所以皆擠得下。」韻蘭坐在榻上，滿面笑容，聽他講，因笑道：「只要他重活就給他做妻房也好，叫他搬到我園裡來，包管他一世不愁衣食，不用去做別事了。」那人道：「姑娘肯栽培，阿和就升到天堂裡了。」韻蘭因

命他先回，一面傳秦成伺候馬車，恐怕不夠，外邊去招幾輛，秦成便去安排了。友梅等還不知其細，去問秋鶴，遂詳述一遍。馬車到了，大家出去，急急登車而去。到了西門斜橋後面任家宅，此時地方官長知道了，差人來問，幸虧介侯回復他去。此時韻蘭首先進去，見了佩纒便哭出來。眾人見佩纒外面穿了一件藍竹布衫，罩上一件淡藍竹布背心，頭髮蓬鬆，並無簪珥。一見韻蘭，便跪下抱著韻蘭的下身，哀哀痛哭。有一位後生出來仔細一看，乃是當日弔孝送殯的，但不知兩人相合的緣故。介侯拉了金和祥問一回，方知底細。金和送茶送煙請坐，又有一個老嫗出來，金和說：「這是我母親周氏。」均與眾人相見於，又向韻蘭告謝。韻蘭坐了，攬著佩纒的手，細問根由。佩纒亦從頭至尾，告訴了一遍，說到蘭生，佩纒怨恨之極，韻蘭道：「你也是再世的人了，現在你已願跟任金和，乃是天做的媒人，以前的事不必論了。但是你住在此處不便，我更少不得你。你死了我沒有一事可以稱心，我仍要你到園裡，索性連阿和母子，一同搬進去。橫豎房子多，隨你要揀那裡，你明日收拾起來。」因問秋鶴幾時有遷移吉日，秋鶴便叫人借黃歷來一看說：「十五或廿四。」韻蘭道：「廿四太遲，就是月半罷，你要住在那裡？我命人和你收拾去。」佩纒道：「我想月仙姑娘住過的萱花園極好，離姑娘地方也近。」韻蘭點頭，此時月紅又黏著佩纒倒在懷中淌淚，佩纒摸著他脖項，也是難過。停了一回，勉強笑道：「我死了，你和誰睡？」月紅又哭了，侍紅道：「這幾天我們為你的事也忙，他因阿姐死了，服了你，你一死，他好像飄飄蕩蕩的沒了根。到靈座前便哭姑娘，更加傷心。我就送給和幼芳睡。」伯琴道：「這個孩子有良心的。」秋鶴說：「你死了，月紅也要想一同死。」佩纒心中傷感，強笑道：「癡丫頭，你太胡鬧了。」秀蘭、文玉遂把願做孝女，伴靈各節，說了一遍，又把韻蘭哀痛厚殮各節說一遍。佩纒推開月紅，含了雙淚，又向韻蘭叩頭，說：「姑娘恩典，是我重生的父母了。」韻蘭連忙攙他起來，月紅仍舊挨著佩纒，韻蘭向月紅道：「姊姊方才重生，身體虛，你不要累他。」佩纒道：「多謝姑娘，身子現在倒毫無所苦，比以前反似好些。仙人的藥，可見真是寶貝。」說著，一眼望見了知三，因問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知三道：「不過四五天，因聞得表姑丈死了，蘭生表弟又走失，所以告了半個月病假來看，剛遇你這個事，我也氣得要死。」佩纒不懂，秋鶴遂把士貞故世，蘭生不知何往的事，現在誑他的話，都告訴了。佩纒聽得蘭生走失的事，疑心他們哄人，因鼻裡哼了一聲，不言語。因見韻蘭鬢上帶了孝，便驚問帶的什麼孝，月紅道：「帶你的孝，要緊到這裡沒換呢！」佩纒感激萬分死心塌地，因與各人都問答一回。韻蘭便要回去，月紅道：「我今夜和佩姊姊睡。」幼芳道：「他是新活起來的人，現在你姊夫又不比小香，此地醃■贊，你還是回去同我睡。等佩姊姊進了園，他住在姑娘那裡，你再同他睡。」月紅想了一想，只得一同回去。秋鶴在伴警房裡又住了兩夜，仍舊搬到花神祠。韻蘭要想他兩邊住，照應，所以仍在西樓設了一榻。到十五日，佩纒搬進園來，韻蘭命他在伴警房裡，也設一榻，就算月紅的房。佩纒有時回萱花園有時住在韻蘭屋裡便和月紅同睡。佩纒甫入園，園中各執事，均來拜見。任金和母子，先謝了韻蘭，再去拜謝各人。韻蘭便把一副殮具，賞給金和，又派他花神祠守門，幫助秦成。自此佩纒夫婦，都在園中歡喜度日，外面卻把這事當一件新聞談起來。原來佩纒重活，與任金和成親，另有一個緣故。

請看司香舊耐慢慢表來。按佩纒死後，但覺黃沙黯黯，到了一座高山，忽然風清日麗仔細一認，卻是到過的。遠望樹林之外仍是一片汪洋，心裡想倘然再有海怪追來，作何了結？時候已晚，尋著一個山洞，遂鑽進去宿了一夜。次日出洞，踉蹌而行，正在驚駭，怪風又起來了，一件東西滿身是手，佩纒見了，急走轉過一岡，怪物漸近，佩纒更嚇。忽萬道紅光，來了一位仙姬細看卻是倚虹，便叫：「雲姊姊救我！」倚虹拔出雙劍，追那怪去了。少頃回來，彼此相見，佩纒道：「姊姊向在何處？」倚虹道：「我向在情天，妹子你為什麼到這裡來？」佩纒因把蘭生負心的事，告訴一遍，倚虹道：「他本來不是你的姻緣，你陽壽未終，靈妃謫向人間，你尚須伺候他數年，再行復位。」佩纒道：「靈妃何人？」倚虹道：「萬花總主不是麼？他為你死了，悲慘異常，你須作速回去，那邊有愛你的人等著，就是你的姻緣。」佩纒道：「等我的誰？」倚虹道：「就是你從前的鄰居任姓，他為你擔了血海的干係，休負辜他。你活了，便順從他，後來自有好處。」佩纒問：「此地何處？」倚虹道：「你來的地方，名恨海，這裡就是情天。碧霄姊姊為了你二人，奔馳數萬里，特到先天一氣山，覓了仙草，合成丹藥救你。」佩纒道：「我肚又饑，腿又酸，你有什麼地方，讓我歇息歇息。」倚虹點頭道：「這也容易。」遂引到一處，是極高的城垣，上有「太古情天」四字。佩纒道：「再要進城，實在來不得了，就在這亭子上坐坐罷。」遂同到亭子上來，佩纒就坐在一張石牀上，倚虹道：「你坐著，不要走開，這裡九子魔最多，你定心，他便不敢犯你。」說著去了，佩纒等到日暮，不來，心中膽怯。既而天黑星明，松風颯颯。忽見鬼燈閃爍，那個千手怪物又來，佩纒雖極嚇，見四面陡峻，勢不能逃，只得遵了倚虹所囑，定志凝神，那九子魔果然去了。驚神甫定，要想進城，忽聽一陣腳步之聲，倚虹與碧霄來了。門前兩對神燈，異光炯炯。相見之後，佩纒埋怨倚虹失信，倚虹道：「妹妹毒藥在胸，腸胃已潰，非先天固結丹，不可入口。我所以尋了他來，你倒不感激。」佩纒自知冒失，連忙謝罪。碧霄問園裡姊姊妹妹，佩纒因問：「向在何處？」碧霄笑道：「地角天涯，忙得狠呢，你陽祿未盡，尚有數載塵緣。刻下有人來救你，你便須從他，自有好處。」說著，取出一粒仙丹，給他吃了。佩纒便把蘭生一段情緣告訴他，忽然碧霄變了面色，便掣起雙劍，說道：「我暫斷你的情緣。」佩纒一驚醒來，卻臥在棺中，四肢癱瘓，頭旁邊嘔得通濕，都是些煙毒，因隨意取殮衣揩擦，而身體不能轉側，幸有洞通風，不甚氣悶。支持了一回，聽得有人走來，好像推了幾推，棺蓋已揭開了。佩纒疑是暴客，鹿撞心頭。忽聽那人喊佩纒妹妹，卻就是碧霄的聲音，再有一人，卻是男子，遂把佩纒扶了起身，碧霄又取一粒仙丹，放在佩纒口中，說：「不要說話，等這藥自己化盡，這個男子就是你的良人，你須聽我的話，從他。再與靈妃相見，我尚要去會湘君，此地非說話之所，再會罷。」說著一道金光，忽然不見。那男子望空叩謝，便低叫道：大寶姑娘，我馱，你到我家裡去。路上不要響，恐人知道。」佩纒雖辨不清他面龐聲音卻很熟，因問：「你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和姑娘在德仁里，做過三個月鄉鄰，就是西隔壁的任阿和。」一面說一面把蓋仍舊蓋好了，佩纒聽了阿和之言，恍然大悟，也沒奈何，只得伏他背上運到斜橋後面任家宅家中。阿和的娘周氏，早已聽了阿和之言，要人財兩得，這回見阿和果然馱了一個活人進來，又嚇又喜，只得相幫他料理煮姜湯舀臉水伺候。佩纒換了自己鄉下的衣服，那阿和又去把棺材裡的殮具，悉數取回。佩纒已是吐了一陣，臥在被中。也不多響，身體乏極，竟睡了一回。醒來腹中亂響，瀉了一陣，身體不能起來，這是仙家丹藥的作用，把阿和母親一牀被，都瀉得污穢難聞，阿和不畏醃■贊，把自己新做的一牀棉被，展在另外一張榻上，用熱手巾替佩纒全身揩拭。正要乾淨，佩纒又瀉一陣，把阿和的衣服都污了，遂又換了衣服，再去收拾清潔，方換到自己榻上。佩纒又羞又感，任其所為。自瀉了兩陣，神氣漸清，要想吃稀飯，周氏早已端整，給他吃了半碗，於是精神又復了許多。那邊污被，自有周氏收拾。所有珠翠金玉並在一箱。佩纒見阿和不畏污穢，如此伏侍，遂把愛蘭生之心，移到阿和身上。向來阿和愛我，不過因我眼界太高，看他不起。現在我是再世的人了，若無他同碧霄來救，安能復活？於是一味的愛起阿和來，遂問阿和：「你何以知道救我？」阿和道：「自姑娘進子綺香園，我一天也不能忘記。後來我入了外國人的紅衣幫，兩年以來，還積得一二百千，我便自己開了西洋裁縫店。那一天見姑娘坐了馬車，到靜安寺，越發生得福相了。我總是不能親近，直到那一天說，姑娘為了一個人吃了生鴉片煙死了，我也急得要死。想姑娘一個人，骯髒了豈不可惜？遂到園裡來說是姑娘的舊鄰，弔個孝，不覺替姑娘傷心。等送殯過後，我又到姑娘墳上看了幾回，又去燒個香，求姑娘死了不要吃苦，早投人生。今日黃昏頭，忽然來了一位體面姑娘，卻是異樣打扮，說叫馮碧霄，與姑娘是好姊妹說可以救他，又說姑娘與我有緣。我就說那裡有福消受得起？我這人給姑娘做小使，姑娘還怕我。又想碧姑娘是拎過強盜的，必有救的法兒，遂和娘商量。我娘要想發財，便許了我。因同他來，豈知他把棺材一拍就開，姑娘真正活了。後來他一閃不見了，想真個是仙人了。」佩纒道：「他本來是仙人，但我們的事太奇，你明日或後日一面去知照園裡，一面告官，恐防地方上人多事。」金和點頭，到了次日佩纒竟沉睡一天，金和怕他別有意外，不敢離，只喚母親去請母舅來。又到次日，方到園中給信。給信這人，就是金和的母舅。佩纒睡了一天醒來，身體復原，毫無苦處，竟吃了一碗飯。燈下與金和談起昔日情景，彼此傷感。這便是佩纒重生的緣起。

卻說蘭生不見，匆匆半月，許夫人如何不急，逼著伯琴寄電信到蘇，限三日回來。若再不回，自己要同伯琴同去。伯琴吃緊，與仲蔚、知三商議說：「蓮因會請乩，我們去求他好不好？」知三點頭，回到綺香園。先到幽貞館，說明了才要到花神祠去，只見

秦總管領著松風進來說：「爺回來了，請各位快去，我要到莊二老爺店裡，取衣服呢。」仲蔚等大喜，也不再問，起身便走到靜安寺來。一路上車籠馬水，也不暇留心了。租界到靜安寺，不過六七里程途，少時便到。門上人接著，開了柵欄，請馬車入內。知三、伯琴等下子車，進內堂見蘭生已換了孝服坐在老太太房裡。明珠、霞裳的眼睛，哭得紅紅的。許夫人坐在窗口，一面把巾子拭淚，一面說起。蘭生也淚眼盈盈，呆著不語。許夫人見了伯琴、仲蔚，也不立起，也不教坐，埋怨不敢誑他。倘蘭生果然死了，我何以對得起祖宗？你們親戚朋友？應該與他分憂，倒反哄我起來。伯琴、仲蔚當時因許夫人兩件失意的事，並在一時，恐他禁不起，這種悲苦，所以行了這計。現在受他教訓，真是怨屈不明，又不好分辨的。正說著，只聽月佩進來說：「雪貞姑娘來了。」知三、伯琴、仲蔚見了，伯琴因問雪貞從那裡來，到過家裡麼？雪貞道：「沒有，我從蘇州珊寶姊姊那裡吃喜酒，聽得娘舅去世，所以先同蘭生哥趕到這裡來，明天再回來呢。」說著，行李已一件件送進來。許夫人看見雪貞心中一喜，忽又感動他是個貞女守寡，遂攬在懷，心肝肉的哭起來。知三也都下淚。霞裳把行李替他收拾進去，月佩開發舟力，雪貞的丫頭抱玉，點了行李，令舟子回去。知三看雪貞滿身縞素，不御鉛華，插著黃楊木簪，面容憔悴，不堪比從前換了一個人了。看許夫人只摟著雪貞哭，無從插嘴。遂與伯琴、仲蔚丟個眼色，同到錦齋來，蘭生不便跟出去。知三便去叫了松風問：「他爺的究竟為何，真個在珊姑娘那裡，又是同雪姑娘來呢！」松風道：「他方才告訴太太，我不在那裡，爺須去問風環。」伯琴果真去叫風環來，風環遂把蘭生告訴許夫人的話，述了一遍。又把麗寶夫婦，給許夫人的信取來給三人看了一遍，方才知。原來蘭生當日見佩纒嘔血死去，心裡一驚，便去尋一個小丫頭，問他為什麼起的。小丫頭說：「他聽了明珠姐姐說你收房的事，他便不自在了。」蘭生情知這件事發覺，無限感傷，心裡想我就避了他們，一個都不要罷，若收二人不收佩纒，總對不起佩纒。這麼一想，覺得萬種悲傷，心裡便糊塗起來。一個人惘惘出門，不知從何處去。忽聞有人呼小官官，不知彼是何人，待下章細表。